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弟二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卷第四 古器物文上

卷第八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丞呂國等題名
黽池五瑞碑
析里橋郙閣頌
武都太守耿勳碑
鄐君開石門刻字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附魏晉通褒斜閣道題刻二種
卷弟十四

殷比干墓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王稚子闕

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

朱鮪墓石室題字

寶應石刻畫象題字

延光殘碑

漢安仙集字

蜀楊公闕

中平二年王君碑

永初官璽文　此一種未入年月表內

卷第二十二

班馬字類附記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目次考

今所行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一百三十四之第一百四十三凡十卷爲集古錄跋尾第一至第十集古碑凡千卷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者也今之集本是周益公所編定每卷之末猶存其原編之次如沛相楊君碑云元弟十一者是也洪文惠隸釋載集古錄之說漢隸者凡上下兩卷其目次皆依歐陽子原本未經益公重編者也惟曹魏二碑乃退其弟於後耳又洪氏所載歐陽棐弼集古錄目一卷則漢魏不分矣是亦歐陽子之舊次也王象之輿地碑目所引集

古錄者蓋多取㳙𢏡之書惟平江府條下寶花寺碑云集古錄一百四十五春申廟記云集古錄三百二十八此二碑者今所傳集古錄跋皆無之然以象之所引具有其說則非有目無跋者也今所傳集古錄跋財三百八十四種耳豈所謂四百餘篇之跋又有軼去者邪曾宏父石刻鋪叙曰公之元孫江陵支使雋奠居鄉邦悉棄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六十有八而已据此云四失其三則可知原跋之數溢出四百之外明矣而今所傳者止此則其跋有軼去無疑也愚嘗欲合王象之碑目暨陳思寶刻叢編

二書以尋繹歐陽氏父子之手澤今即衆之所述二
碑次弟知為歐陽公原本之目次又無疑也昔歐陽
公自序謂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弟而無時
世先後蓋取其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今觀
益公所編定若以本碑時世為次則熹平之碑有在
延熹前者元嘉永壽之碑有在和平前者此非以時
世為先後也如或以跋之先後為次則如同一治平
元年跋而六月在三月之前五月又在四月之前又
非以跋時為先後也賴有洪氏之書得以粗見歐陽
子原書之序度其原本必亦如趙氏金石錄於本碑

之上系以一二以至百千耳此則歐陽趙氏婁氏之所同者也

洪文惠公隸釋隸續目次考

隸釋隸續目次即漢隸字原目次也婁氏字原曰碑之先後當按年月而碑無年月者什五六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歐陽棐弼集古錄目趙德夫金石錄雖雜他碑皆以所得先後為之次洪文惠公獨釋隸古亦隨得隨載而卷弟所紀固已整然今悉循之而以續得者附於其後愚按趙氏金石錄目與跋皆按年月叙置故東武自叙云次其先後為二千卷婁氏乃以

趙為隨所得先後者未之深考也若夫洪氏之書則
婁氏一依之自第一孟郁修堯廟碑至第一百八十
三張平子碑皆隸釋自第一百八十四郎中王政碑
至第三百三尉府壺辟甎文皆隸續惟中間第二百
卅二劉寬故吏名在隸續第十二卷者曰劉寬碑陰
門生名曰劉寬碑陰故吏名分為二碑之陰其前一
陰跋云劉公兩碑俱有陰此則門生所刻之陰也隸
釋目録曰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王翬非
劉寬故吏以此語推之必洪氏先得劉寬故吏一碑
陰而王翬諸人名或誤裝褾其中耳及後得二陰拓

本然後知王曜是門生非故吏因自改正先列門生之陰於前而以先所得故吏之陰列于後所以兩碑俱有陰之語不在後跋而在前跋是其徵也婁氏之書凡遇洪所列碑陰者皆特起一條而於此門生之陰故吏之陰止列爲弟二百卅二之一條者盖洪氏卷内雖改正分列兩陰而本卷前之目則尚未及改正止云劉寬故吏名而已婁氏準此立目故未之改也至君弟一百九十八公乘伯喬殘題名婁氏作永元十六字獨此條與洪氏不相關涉此十六字摹本陶氏古刻叢抄有之今以驗婁氏字原所録之字則

悉無之致婁氏字原自第三百二延年栘字以下諸碑皆未採其字此永元十六字亦然是則或出於書成之後别經改補續增致斯揹拄未可以臆斷矣自餘諸碑次序則未有不與洪氏合者若隸續第四卷末鄭烈碑為第二百十九即至第十一卷司空孔扶碑為第二百二十益以明隸續帙中之間入隸圜數卷者非淳熈隸釋之舊也洪文惠此書初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重訂於淳熈三年丙申又自跋於七年庚子又自跋於八年辛丑然且有欲合數刻為一而未能之歎今其次第具在大約於隨時所得之中略區

事類於事類之中又略寓年月以為先後而已隸釋有總目續則無之隸釋目無闕續則有之此亦未綜合為一之一證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三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石經殘字

方綱所得見者一十二段

其或廸自怨
之勞爾先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興降不永於戲今
建乃家　股予邪
□趣□□

右尚書盤庚篇五行半二十六字又半字五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七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尸上作苦曲直

良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比

朙人之有能有爲使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

爲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二而國人

乃心

右尚書洪範篇十行七十七字又半字十一

道出于不洋於戲君口曰時我

尗月壺

右尚書君奭篇二行十一字又半字三

尚書三段弟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二篇之間空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矣弟二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少數字耳弟三段君奭則弟二行多出洪氏三字也弟一段盤庚篇從黃秋盦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無之予從松

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有此凶字及三半字又見如臯姜氏重刻本則僅有恵字之右半耳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

尚書三段凡十八行以今世所行板本合此存字計當日石經全碑每行字數則盤庚六行弟一行七十一字弟二行七十四字弟三行七十九字弟四行七十六字弟五行七十四字弟六行不可知也洪範十行行皆七十三字惟弟二行弟六行皆七十四字君奭一行亦七十四字此其大較也其

字數參差不同者必其未露之字後有較今板本增損者不可以臆斷也就此三篇驗之則是盤庚之文與今本異者尤多耳盖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今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尔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次一曲言采其藚ㄋ其之子美

誰知之盖亦勿思　園有棘其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尸

坎猶來　　陟岵三章章

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〻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

食我黍三歲貫女

右詩魏風八行七十一字又半字九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官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唐風四行三十二字又半字二

魯詩二段凡隔章皆空格及篇末摠計章句之文
亦如之與洪氏所載大約不甚相遠惟父曰嗟予
子行役句曰上洪云闕一字毛無今驗此拓本曰
上直接父字並無闕也且此魏唐風二段以今板
本合此殘字計之皆每行七十二字惟園有棘章
一行七十三字其爲某字有異未可臆知至於岵
屺三章凡二行皆每行七十二字無疑若果此曰
字上闕一格則母曰兄曰亦應如是必無每行仍
皆七十二字之理想洪氏所見乃裝褾之本誤將
空紙作闕耳且以知今所見是本非出於洪氏摹

刻者也

婁氏字原列宦字於貫字條下注云石經魯詩殘碑宦女莫我肯勞魏國風作貫顧南原隸辨糾之云魯詩毛詩互有不同宦與貫未可即為一字字原以為借宦為貫非是此說是也宦藘二字雖見於說文藘云草也宦云仕也則許自師毛氏不盡與魯詩相應矣猗之為兮則正義云猗辭也自是正解而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漪者當為考異之文不當作同義耳

此二段中間以原石位置計之當相去二行

東面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盥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首公荅拜媵爵者立

媵爵者執觶待

公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三十五字又半字五

郊請反命

曰以君命聘于

善乎受上介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介至亦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聘禮六行三十一字

儀禮二段以今板本驗之凡隔段處皆空一格此以字數計之如此耳前一段在隸釋後一段在隸續洪云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然以今所見殘本聘禮六行其第一行命字第二行曰字洪皆不著是本非洪氏越州蓬萊閣之刻本明矣又此

二段共十三行行皆七十四字惟前一段之弟四行乃七十三字洪氏錄熹平石經於它經未嘗計其每行字數也獨于儀禮云在諸經中最為難辨而云以板本尋繹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豈洪氏因它經文熟未嘗深繹板本故獨記此字數耶不然則它經每行字數視今板本揩挃者頗非一條借使一二字間相去不遠恐亦未可執一以定之矣愚第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字行數而不敢執某經某行以斷定之尔

年 女者何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晉者何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十八字又半字二

公羊殘碑洪氏所錄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

予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

所錄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若

以板本計全石之每行字數則就此三行內之可

計者第一行八十七字第二行八十五字較它經

每行多出十許字而字之大小却無異不知何也

其前一行尚有仍字之勢隱隱可辨

晉者何以下是衞人立晉之傳也此上空一格則
其前是衞人殺州吁于濮之傳也洪氏隸釋曰石
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
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
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据此石本則知古
本經自為經傳自爲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
文於經内者也此條於經之原本最爲明白矣又
据洪氏所錄石經於公羊傳内載有嚴顏異同之
說則其列春秋正經於傳之前亦可無疑者矣

耳道之以涵一

方我我對曰无違樊遲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人焉廋　子曰温故
耑斯害也已　子曰□□女
為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右論語為政萹八行五十三字又半字十一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亻而德之衰也往[□]可諫也来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右論語微子篇八行一百七十二字又半字四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戶心焉所重民食而□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民之

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　威而不猛

右論語堯曰篇四行凡上下二段上段二十七字又半字四下段四十字又半字五

髟丗

今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ナ

此間空一行無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十八字又半字四

論語四段為政篇暨堯曰篇之上半段皆黃本餘皆錢本也並洪釋所有者洪云榎板本作耰婁氏則云說文摩田器論語榎而不輟或从耒此條足

以補洪釋也苡从耒三字今說文板本遺失當是
徐氏刪之此又足以補說文也殺雞殺字今驗此
殘本正與婁氏相合亦可證近日所行隸釋刻本
作殺之訛也拱立之拱則此本右半巳泐婁氏作
拱今驗此本或當是拱婁說亦可存以相證又䕡
字婁云石經論語辟諸宮䕡其在蕭䕡之内皆作
䕡按論語此句無其字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惟冪
末識語内有此句亦無其字此條蓋婁氏偶多出
一字之誤耳又洪氏云魯詩又有一段二十餘字
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
又曰論語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揔其字又載盍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在篇數字數一行之後官
名刻工名之前今以此所得殘石摹本合之洪氏
所述而熹平石經全碑之式儼如在目矣
秀水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
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尚書朓孝
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
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
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

坨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尚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錢唐黃秋盦易購得漢石經殘

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
行方綱手摹㢘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昔宋乾
道中鄱陽洪文惠以所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愚今獲
見此殘字三段敬摹重勒亦名其齋曰小蓬萊閣
而秋盦以其先世貞父先生讀書南屏山有小蓬
萊之題自號小蓬萊閣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
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
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僅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黄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論語為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

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秋盦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册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具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權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册後有戊戌八月退谷手記秀水朱竹垞二跋侯官林佶一跋按徐

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為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皋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

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四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洪文惠云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耳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僕史陸記之疎略也萬季野石經攷曰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顔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須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經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隸釋

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也且五經外更有論語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方綱按靈帝紀所云詔諸儒正五經者乃渾舉之詞蔡邕傳所云奏求正定六經者則核實之文也是熹平石經爲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六經也若全謝山以漢刻止有五經魯詩爲黃初所補杭堇浦以隋志言七經者蓋見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卻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爲漢刻七經此特揣側之論耳當日如何綜計互有搘拄

蓋不必鑿求矣然洪氏隸釋惟有書詩儀禮公羊論語而無周易以今所得殘字驗之則論語與公羊詩書儀禮字勢殊不相遠且洪氏又以公羊詩書儀禮筆法在論語上與黄初孔廟碑相近是又豈可泥乎

歐趙洪婁諸家以後凡著錄金石之書攷論石經詳矣茲不具述惟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條云張懷瓘書斷黄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

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
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
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
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
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
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
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
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
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

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
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
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
誠慎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
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
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
遜於邕也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
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疋杰曰以漢太學石經
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
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攷異等書因之今叅攷

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石鼓歌供景盧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按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詳見首卷年月表內

按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為一字石經其論

久矣近日厲樊榭為杭堇浦作石經考異序内一條甚精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既哭以人為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觧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為石經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

又按竹垞經義考引婁機漢隸字原條下有尚書存若干字云云乃字原之書所編列諸碑次目此所謂尚書一百三十九至下論語一百四十三者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字數也此竹垞屬小史抄撮之誤附識於此

方綱謹錄漢碑之字惟據拓本錄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据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据著錄者則亦十無一二耳然亦必明言据某本而後錄之末有使著錄本之字雜廁於摹本拓本間混不可別者也茲於石經卷內粗發其凡如此至若顧氏隸辨

近年所纂雖所列石經之文百有三字然予嘗逐一核之皆是就洪氏著錄於板本者抄寫而已不特非見漢碑且於宋槧漢隷字源亦未之見也是以不得不析言之

漢石經殘字歌丁酉

熹平初作皇羲篇石渠故事追考宣通經釋義事優大文武之道非丹鉛雕蟲篆鳥鄉比數鴻都未立前三年議郎意不在工書蓋以正誤代傳箋蘭臺漆書敢私易煌煌日月當中天四十六石堂十丈聚觀車兩爭駢闐楊衒略著洛陽記宋初尚有

斷石傳東觀論出御史府論語跋記董廣川成都
一會瞽各搜篋供相八石精摹鐫因依破缺非貌古
太璞粹氣逾于全吾鄉孫氏硯山笈南原摹本殊
不然繇原繇辨槩與翁毛鑿黃鑿烏非焉鄒平復
聞張氏本硯山又落吳淞船義門每用譏退谷弃
藏鑒別相後先盍毛包周證魯義歐陽夏售訂孔
編越州閣圯海水繇柯亭桐爨朱絲絃玉郅半圭
虹貫斗龍領百寶琮縢淵崑山林頤亭四明萬野季各
有攷我欲彙續無由緣傻當摹勒自此始伋儒猶
且尺硯穿乜名蓬萊扁小閣賀梁語鸞來翩翩

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 戊申九月一日

石經未及洪家半尚抵吳萊籀書換龍圖晉玉雖雋聞魏公資州餘幾段傷都學開後三年皇義篇章未點竄正始邢誤邯鄲庠隸兮先佑張懷瓘黃昆援据正宜審蔡馬姓名原可按六經七經執循訛一字三字精剖判邇來鄒平與北平商書魯論珎僂傯如到講堂蓮几度我昔豐碑丈尺算表裏隸書果徵實章句異同要綜貫洪釋篇行記聘禮今我諸經儼陳燦春穠嚴顏詩盍毛只少義爻彖與篆書云孝于後友于鼠食桼苗三歲官近人板

本据要機追想饒州簡初仟鄱陽石泐五百年中
郎聽遠焦桐爨豈惟西江補典故龍光紫氣卿雲
縵方今
聖人崇實學六籍中天森炳煥羣言壹稟湻乎醇
如日方升升旦復旦諸生切磋㠯雖故不獨琱琢工
文翰宮牆齋廡探星宿清廟明堂列圭瓚鳳皇一
羽麟一角琪樹芝蕤非近翫研經奚必古本執樸
學幸勿承師畔何海方將測原委質厚先須植根
榦越州石氏證蓬萊餘論何人續東觀摩挲小閣
一紀餘甫得南州联芹泮偏傍或裨箋傳詁叅檢

買到周秦漢踟蹰凝立語學官桂露秋香手勤盥

兩漢金石記卷第四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器物文上

漢建初尺欵

慮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右漢建初銅尺今藏闕里孔東塘有記載王文簡居易錄記云漢章帝時泠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須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又引即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

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勖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律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豪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

可据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慮虒縣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音廬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沈冠雲乃居然据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illegible]周

愓亭欒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

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即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爲眞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慎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摹宋秦熺鐘鼎欵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弟一爲周尺即此也蓋此於後人所定

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即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尺上陰欵凡十四字字在篆隸之閒尺字下一筆微作側勢今曲阜有摹本則作正筆矣

漢元和二年尊字

漢元咊貳季鋗孔子廟祭器

漢元咊貳季鋗

右曲阜聖廟犧象山雷四尊陽識篆書前十一字横書四尊皆同而大小微别凡四尊爲篆四十有

四約每字得漢尺一寸許也後六字分二行行三
字未見其器不知鑄於某器某處但就拓本錄此
耳元和二年是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年改元元和
之乙酉歲是為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之後
六年而侍中曹褒定漢禮之前一年也

漢帶鉤字

六年五月丙午㠯

張師信印

右銅帶鉤以建初尺度之長九寸中鏤雲文此字
在其上下字僅一分許篆書陽識漢自武帝始有

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㠯即作字古器款識皆如此

又見帶鉤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一寸四分其下隱起圓處徑五分文曰宜子二字古文篆陰款

又見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三分其背之上下各有銀鏤三字曰丙午釗君宜官篆書又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四分陰款篆書景初元年五月丙午

造凡九字孜魏明帝景初元年五月丁酉朔丙午是其十日也又江秋史有帶鉤二一曰建初口年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合前二鉤皆云丙午蓋漢魏鑄鉤用五月丙午日也此可作帶鉤故實

漢建昭鴈足鐙款

建昭三秊考工、輔為内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内者弟五　故家

後大廚

令陽平冡畫一至三陽朔元季賜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庵昶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所藏鴈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逈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鴈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為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季賜於陽朔元年一器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

實也

後大廚三字著其庋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賜朔元年所補鐫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前文微有不同

漢竟寧鴈足鐙款

竟寧（此間二字蝕据厲樊榭釋云元年）護為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此確是三字樊榭作四誤）斤十二兩護武嗇夫廟掾廣漢主右丞賞守（此間二字蝕据樊榭釋云令）麋護工卒（此確是卒字樊榭釋作衣誤）史不禁省（此省字樊榭誤連下釋作首字）口（此似中字樊榭誤連前文讀作山）宮內者第廿五　受內者

曩見厲徵君樊榭集漢銅鴈足鐙歌爲半槎賦自
注槃下銘云云其詩蒲阪首山青透迤黄帝鼎成
龍胡垂云云丁酉秋於錢唐黄小松易篋中得見
半槎所藏是鐙欵文拓本蝕漫巳甚然就其可辨
者則第一行末一字實是省字第二行第一字則
蝕去其半矣樊榭乃以此字誤連前行末一字讀
爲首山二字遂以蒲阪首山爲故實而作詩蓋因
薛尚功鍾鼎欵識載有首山宮鐙其文云蒲反首
山宮銅鴈足八寸云云此薛氏所録自别是一鐙
且其首山二字本相聯成文也今此鐙則前一行

末自是省字並非首字其第二行亦非山字何得以首山二字傅會強就薛氏之書且逕以蒲反首山之器硬爲裝題有是理乎

即以薛氏之書驗之其孝成鼎云建平三年造守令史永省又大官壺云建武二十年造主太僕監掾蒼省又綏和壺云綏和元年造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證之博古考古二圖皆合蓋省乃省察之義猶漢碑察書察字也安得誤爲首字乎

是器文已極蝕難辨竟寧元年下爲内者之上當是人名亦恐未必是護字今姑依樊榭集錄之

予今得王述庵所寄建昭三年一鐙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圜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鐙其槃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作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絶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是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鐙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弟可謂之欵識亦不得謂之銘也

戊申冬述庵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偕此器來諦翫古光疑澤槃仰底覆中承以脛下卓三趾其字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於槃之下今陽平十三字六行在槃之側後大厨三字在底之跟以蘽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為圜二重外一重圜逕五寸内圜逕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横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蘽權

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今日攷古度量其可信者惟建初尺耳建初尺當今營造尺七寸四分强𠟠其他揣摩者特是當時朝野遠近所用偶有參差耳稽古者可以撫多致疑矣

漢鐎斗字

元康元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嗇夫建護萬年縣長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

右鐎斗字隸書二行三十六字在柄之下面工字

重文作二考漢宣帝晉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
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
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例時也鐘鼎欵識云凡
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是也是器藏海鹽張芑堂燕昌家芑
堂自為記云顏師古急就篇注鐎斗溫器也似銚
而無緣王應麟曰鐎刁斗也溫器三足而有柄趙
希古洞天清錄云刁斗無足鐎斗有足是斗下有
三足其銘云云賢友乃繕作人之名府嗇以下或
署官署名皆不署姓氏也

萬年下一字芑堂釋作般予按當是縣字漢書地
理志曰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師古曰三輔黃圖
云起萬年陵是也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
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
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
百石是爲長吏又云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此器自
府嗇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
云纖作者工之職下四人揔言省者官所司也胖
雖似股字股亦縣名然股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
輔之邑連書故知是縣字也其曰右丞者百官表

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
矣

漢鐎斗柄字

八升

右八升二字陽文篆書在鐎斗之柄桂未谷拓以
相寄者未見其器

元延銷

長安廚銅三斗銷世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
元年十月造

右藏嘉興黃氏未見其器就拓本量之口徑一尺

四分漢建初尺之尺有五寸也腹深則未之審也
銘在其脣之右曰長安共厨銅三斗銷卅枚弟廿
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篆書廿五字作
一行自上下與博古圖所載梁山銷横書之式不同
而口徑大過之
說文銷小盆也从金肙聲肙从肉口聲口音韋而
薛尚功鐘鼎欵識書作𠃌此器又作㔾皆繆人篆
勢之變也延延内乏字上畫内垂尚存六書之意第
字从艸艸則非矣
嘉興姚上舍巽齋江春以此拓本見遺并示其鄉

人曾君仲棋秉鈞所爲跋云辛丑夏同王石農觀於黄思堂家文云十五斤八兩以今權權之秪得八斤文云三斗以今量量之秪七升七合楓窗小牘載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淘溝從助産朱婆婆廚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綫其色翡翠間之以緑其文曰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造卅鍊銅黄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王守右丞同守令寳省第重六斤漢權雖臧不應如許是古人已有此疑今此銷亦得諸新鄭土中色純緑權之輕重略相等而量

之相懸比權尤甚惜袁公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不知又何如也又宋陳後山談叢載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鍾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則是漢之衡與宋約輕其半量不及十之四而今之量衡與宋相等也傾衡量起於累黍本於黃鍾不應互異如是秉鈞記方綱按曺君以古今權量不同為疑予嘗以漢建初尺驗之建初尺與劉歆銅斛尺同當今衣工尺七寸耳曲阜顏氏所藏木尺亦云周尺止當今尺六寸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耳郎仁寶次列

夏商以來之尺無一合者度既如此權量可知又豈能盡比而同之耶但曺君跋內尚憾楓窓小牘於二十之數略而不書然攷小牘所載此器出土在宣和三年其時權知開封府事王革上之即已入當時秘府矣其時秘府準量乃曰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是同在一時所量而官私之文已不相符何況古今紀載更多脩訛何可勝原然漢時權衡度量大較與今制參驗之數則已略具於前條鴈足鐙款下矣又小牘及后山談叢所載二器皆取入薛氏鐘鼎欵識而綏和壺內和字薛氏摹

誤周陽鍾容十斗斗字薛亦誤作廾至於重卅八
斤下有第卌字第亦从艸艸知漢時佐史之篆不盡
衷於六書則安見其時權量必盡衷於六律耶而
或者又併此銷疑之則亦過矣○姚上舍少年嗜
古僑居京師日與予次兒樹培徃復攷核金石文
字乃甫歸里而疾卒傷其有志未就因附書於此
俾其姓名託茲編以弗湮也

漢中平二年洗字

中平二年富世造

右漢洗文一行七字篆書曰中平二年富世造其

旁右魚左鳥曲阜桂未谷見此器于洛陽以拓本見貽富世二字蓋造器者之名漢洗多以吉語爲文若此著其年與人名者蓋罕見云

漢禺氏洗

禺氏富貴昌宜侯王樂未央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樂未央王十字上有禺氏二字合十二字字在篆隸之間其兩旁左羊右鶴鶴取其壽則羊亦取其祥也漢洗著氏者亦所罕見

漢吉羊洗字

吉羊

右吉羊二字陽文畫一羊於其左張芑堂曰吳門陸貫夫起曾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說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為祥又吉作吉諸家篆書所無存之可備一種篆法愚謂羊字篆法此亦篆書所無不獨吉字也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屈曲自成章法尔

漢宜子孫洗字

宜子孫

右宜子孫三字陽文兩旁作雙魚而其首相連蓋

亦比目類也此三字在篆隸之間即古隸也

漢大吉羊洗字

大吉羊

右大吉羊三字陽文其兩旁上作雙鴈下作雙魚羊字作羊又一體勢是隸非篆也

漢大吉洗字

大吉

右大吉二字獨大於他洗侮寧伉匏尊以拓本見示其字勢欹斜之中縱橫特甚隸之奇者止拓此二字不知其四邊繪文若何

漢宜侯王洗字三種

富貴昌宜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

富貴昌宜洗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外有兩獸

張芑堂云爾今止見摹本六字未見其魚獸

富貴昌宜洗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無繪文

漢雙魚洗字

富昌芃宜王

右富昌其宜王五字篆書旁有雙魚

漢雙魚洗字

富貴昌口

右富貴昌三字篆書昌下一字殘缺旁有雙魚張芑堂金石契載此洗字云按隸續富貴昌乃蜀昭

烈帝鑄器之銘

新莽量銘

凡六段悉依其原摹行次書之

黃帝初祖

德帀于虞

虞帝始祖
德帀于新
歲在大梁
龍集戊辰
戊辰直定
天命有民
據土德受
正號即真
改正建丑
長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
稽當前人
龍在己巳
歲次實沈
初班天下
萬國永遵
子〻孫〻
享傳億年

右篆二十行行四字惟弟十三行五字以建初尺度之每字将及一寸許

律嘉量斛

方尺而圜其外

庣旁九氂五豪

冥百六十二寸

深尺

積千六百廿寸

容十夂 斗字

右篆七行

律嘉量夂 斗字

方尺而圜其外

庣旁九氂五豪

冥百六十二寸

深寸

積百六十二寸

容十斗 升字

右篆七行

以上二段每字五分許

律嘉量斗 升字

方尺圜其外

庣旁一氂九豪

冥六百卌八分
深二寸五分
積萬六千二百分
容十合
右篆七字
律嘉量合
方寸而圜其外
庣旁九豪
冥百六十二分
深寸

積千六百廿分
容二龠

右篆七行

律嘉量龠
方寸而圜其外
庣旁九豪
冥百六十二分
深五分
積八百一十分
容如黃鍾

右篆七行

以上三段每字或二分許或三分許

右新莽時量銘五段前一段其銘文也後則分鐫於斛斗升合籥者也漢書律歴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鄭氏曰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也愚按王莽銅量未知存否今所見摹本篆文

五段如此依而録之

按王莽初始元年即居攝三年戊辰也其年十一月戊辰是年十二月癸酉朔則此戊辰是十一月廿五六日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未央宫前殿下書曰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黄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黄其署以戊辰直定者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以雞鳴為時者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以土繼

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也
此銘云龍集戊辰此句謂戊辰年也又曰戊辰直
定此句謂戊辰日也又曰龍在己巳則謂以此銅
量班行郡國在始建國元年己巳也
檷即稽字享即享字寛即寬字㴱即深字市字則
㚆本之旁舊有釋云市字以愚意非市字也說文
𣎳屮木盛𣎳𣎳然象形八聲讀若發普活切當即
此字也此𣎳字隸作𣎳而與朩不同朩讀若髕分
枲莖皮也頒南原隸辨云从朩之字沐變作沛譌
从市或譌朩相混無別也蓋沛肺旆皆从朩索姊

之類亦皆从巿而隸辨又云說文巿字从中从八隸變作朩亦作巿南索孛皆从之姊从朩从一或作姊則與从市之字無別矣按隸辨此二條所詁皆是然姊則从𠂔而𠂔从巿也此銘云黃帝初祖德巿于虞虞帝始祖德巿于新則即孛發茂盛之意漢書王莽傳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曰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此文云德巿于虞德巿于新即此類文法無疑也當新莽之世巿巿不分彖隶相混以至侖上加廾稽有加邑寬深變體

形聲雖以意準所以許稱重不能巳於說文解字之作矣

漢建安弩機字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棓福

右漢銅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寸㵎寸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銀約之為分寸則正當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五分約為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準望者也銘在中層之陽面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棓福凡隸書二行十九字字

細止一分許攷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弩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州市中得銅弩長四寸強高四寸弱濶二寸重一斤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為攷之宣和圖譜即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集皆以所見今尺為度不若以建初尺度之也建安廿二年為漢獻帝丁酉歲八千五百者其次弟之數也檜福蓋工師姓名

漢帳構銅字

廣六尺長一丈澤涞高八尺五寸銅平帳構遏長構
右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二十字海寧沈匏尊所
見拓本摹以相贈其字極細而精勁淳古在厲樊
榭所詠魏景初帳構銅字之上當是漢代之物無
疑漢器無年月者甚多不必異也

附魏景初帳構銅字

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沫
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

右魏景初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三十二字海鹽
張芑堂以拓本見示其字微有出彼厲樊榭詩自

注云帳構銅狀圜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
底方旁出歧枝有孔上有字云云邪上方西疇所
藏愚按帳構銅之名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
傳然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
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為何人
樊榭詩中以為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
為据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淳所
書則亦同無所据耳

尚方故治字

尚方 故治

八千 万

右銅器四方中空以漁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釐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寬二分背三孔長各一寸一分寬二分四面寬各七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横書尚方二字中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三字分書於孔之兩旁左曰万右曰八千凡七字故治以下五字皆作杈筆尚方二字則不杈也中空之内上有四鋭皆斜向内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

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目下加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官為之轉為監副或省据此則尚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兼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當是東漢時器曰萬八千其次弟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矣又按洪氏隸續晉銅澡槃款識云泰始元年口月七日右尚方治御府故二斗五升銅澡槃重九斤八兩第二字甚小而遒勁東都工於隸者未能遠過据

此條則此器或亦晉初時作未可知也今姑附記
於漢器後以俟更攷之

畢契文二

平昜坐含

鉤弋宮

右二器形制一同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二分寬
三分許字在其旁皆篆書陰款其四字者藏吳門
毛氏家海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武進趙味辛舍人
懷玉先後以拓本相貽者也芑堂云重一兩八錢
五分此則以今衡權之也芑堂云是平昜封宮四

字其三字者錢塘黃秋盦通判易所得拓本亦皆
未見其器錄於此以俟攷
芑堂云漢宮舉契也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然此
器之文於史書未有所考姑存芑堂之說附著於
漢器之末以俟更詳之

漢安井券

漢安二秊六月朔
潁陽里陌建戶□
什迺作神券永□

無極
泉深三大有五口
二季長陳正二百　蕩陰頹敬臣百
平原鮑亮三百　睢陽呂仲仁百
下邳東髙臣百
彭城長邙鄭熊宣季五百
豫州宋孟百
海鹽張芑堂以漢安井券搨本見示云吳門陸貫
夫所藏得於崑山徐氏傳是樓者不知其是金是

石也搨本以建初尺度之高四寸横長七寸前後字各五行後姓名字僅及分許凡出錢者七人按漢碑出錢人名或舉其縣或舉其郡而系以縣從未有書総部之名者若此文之豫州則是十三部之總名而書於人名之上有是理乎其字法雖極似漢隸然其字多係禮器碑陰上二横内之字則亦不無可疑未見其原刻不敢臆斷也姑就搨本録之以俟博攷